

瞿佑傳奇小說《剪燈新話》 及其在國外的影響

李福清*

提 要

瞿佑《剪燈新話》在中國文學不大有名，但是在漢字文化區影響很大。韓國金時習模仿《剪燈新話》寫了《金鰲新話》，越南阮嶼模仿瞿佑傳奇寫了《傳奇漫錄》，日本淺井了意模仿瞿佑傳奇寫了《伽婢子》。後來其他日本小說家也改寫《剪燈新話》中的一些小說。本文比較研究韓、越、日三個國家小說家改寫瞿佑傳奇小說的作品，並瞿佑《水宮慶會錄》與《牡丹燈記》為例，發現金時習與淺井了意的小說情節多自承襲；阮嶼對瞿佑傳奇情節使用自由，並有變創。

關鍵詞：傳奇小說、瞿佑、金時習、阮嶼、淺井了意

*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

Qu You's short stories collection, *New Stories Written while Trimming the Wick* and the effect abroad

Boris RIFTIN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circulation of the plots from the short stories collection by Chinese writer Qu You *New Stories written while trimming the wick* in Korea, Vietnam and Japan. In the first two countries the literary short stories genre emerged as remaking short stories from this Chinese collection (Kim Si-sup *New Golden Turtle Stories*, Nguen Du *Casual Notes of Short Stories*), but the most popular remakes of these short stories were in Japan (Asai Ryo *Otogi boko Hand Puppets*, Ueda Akinari *Tales of a Clouded Moon*, Sanyutei Encho *The Peony Lantern*). In all cases there was made a national adaptation of the borrowed plots. In some cases, for example, in Korea the changes made were rather insignificant and the resulting novels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riginal, in other cases, for example in Vietnam, the writer created a plot distinct in many re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The article shows how separate motives and verbal expressions are preserved in different national versions. The short stories on the “hero’s travel to the Underwater kingdom” and remakes of Qu You’s “The Peony Lantern” are analyzed in detail.

Keywords: Chinese, Korean, Vietnamese, Japanese Short Stories, Qu You, Kim Si-sup, Asai Ryo, Nguen Du

瞿佑傳奇小說《剪燈新話》 及其在國外的影響

李福清

世界文學可以分幾個文化區，如西歐文化區、近東文化區、南亞文化區、遠東文化（即漢字文化）區等。在中世紀每個文化區一般有一種共同的文學語言，如在遠東區是漢文（文言）。每個文化區有一種古老的文學（如中國文學）與幾種所謂年輕的文學（在漢字文化區是日本、朝鮮、越南文學）。雖然每種文學有自己的發展規律，但文化區大部分有共同的發展規律。一個文化區中的文學並不是永遠固定的。如從地理上看越南不屬於遠東，但是從文化方面看，到 19 世紀中葉，都屬於遠東文化區，其後，特別到二十世紀，越南文學屬於東南文化區。

世界文學史上有時有的作品在本國文學發展史上地位不怎麼重要，但是在另一些國家影響較大。在中國文學史上，明·瞿佑（1341-1427）《剪燈新話》（傳奇小說集）不怎麼有名，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關於瞿佑只說了幾句話。在新的中國小說史中，如 1991 年出版的徐君慧寫的，也只寫了很簡單的差不多一頁。瞿佑傳奇集雖然出版過，但是常遭禁毀，因為「多載鬼怪淫褻之事」。

瞿佑作《剪燈新話》於洪武十一年（1378）前後，過了大概一百年，朝鮮詩人金時習（1435-1493）仿這個傳奇集寫了《金鰲新話》，據說作家把抄本封在牆內，他去世後多年抄本流傳到日本，1653 年在日本出版。《金鰲新話》只有一卷五篇，是不是他與瞿佑一樣寫了四卷二十篇，無可知。

在十六世紀，大約 1527 年之後，越南阮嶼又仿《剪燈新話》寫了《傳奇漫錄》，與瞿佑一樣，也是四卷二十篇。

日本大概是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已經知道瞿佑傳奇（1518 年去世的京都一個和尚寫了一首詩題為〈讀〈鑿湖夜泛記〉〉，〈鑿湖夜泛記〉是《剪燈新話》中的一篇）。瞿佑傳奇在十六世紀在日本也開始翻譯，在《奇異雜談集》（最早的抄本

1573-1592)有瞿佑的三篇傳奇(〈金鳳釵記〉,〈牡丹燈記〉,〈申陽洞記〉)。日本也出版了《剪燈新話句解》(垂胡子集釋),慶安年間(1648-1651)也有和(日本)刻板。1666年淺井了意(Asai Rey)出版了他寫的怪談小說集《伽婢子》,改寫了《剪燈新話》的十八篇傳奇。〈牡丹燈籠〉在日本特別受歡迎,影響很大。十八世紀有名的作家上田秋成(Ueda Akinari)著小說集《雨月物語》(1768)把淺井了意的〈牡丹燈籠〉又改寫成了〈吉備津(Kibizu)之釜〉。十九世紀三遊亭園朝著《牡丹燈籠》,是較長的小說。三遊亭園朝是有名的講談師(日本說書的),有人記錄他講的故事。也有人把牡丹燈故事改成戲曲《戲場花牡丹燈籠》等。

我做的比較研究並不是從前沒有人研究過,日本學者早做過瞿佑傳奇小說與金時習及日本小說比較研究。1990年臺灣陳益源教授出版了《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陳慶浩教授也寫過文章(可惜沒有找到)。筆者想繼續前人的研究。比較韓國、越南、日本三個國家改寫瞿佑的傳奇,可以看到各國作家用的不同的方法,寫法的特點。這個題目很大,無法一一比較,所以我用兩篇《剪燈新話》中的傳奇,〈水宮慶會錄〉與〈牡丹燈記〉為例。

〈水宮慶會錄〉情節比較簡單。潮州士人余善文閑坐在家裏,忽有二人黃巾繡襖,自外來,說東海廣利王邀請他到水宮,請他為新蓋的殿寫上樑文。後來其他三海龍王赴慶殿之會。廣利王又請余善文寫一首詩,他寫了。詩進,座間大悅。宴罷,廣利王給善文送禮物,命送他還郡。

金時習寫的〈龍宮赴宴錄〉情節差不多,但背景是朝鮮,人物也是朝鮮文士(韓生,少能文,著於朝廷;瞿佑沒有說明為什麼龍王請余善文,只因他的名字是善文,金時習說明了邀請的理由)。與瞿佑傳奇一樣,忽有二人(只其衣不同:青衫襪頭)說瓢淵神龍請他。瞿佑寫:「山文驚曰:『廣利王海之神,善文塵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金時習:「生愕然變色曰:『神人路隔,安能相及?』」與瞿佑傳奇意思同,神龍接幾個客人,他也請韓生為新蓋的一閣(名佳會)寫上樑文。在金時習傳奇裏有一個細節,神龍說他有一女,欲適人,為她將來的結婚而蓋這個閣。金時習這篇情節與瞿佑大同小異。宴會罷神龍給韓生送禮物,有人送他回家。兩個傳奇末尾同。瞿佑寫善文「後亦不以功名為意,其遍遊名山,不知所終」,金

時習：「其後生不以利名為懷，入名山不知所終」。主要的區別在傳奇中的詩。金時習是有名的詩人，在他的〈龍宮赴宴錄〉中各種詩比瞿佑多。但是人士下水府故事在朝鮮文學早就有。在 1454 年編的《高麗史》中，有一個年輕人特別擅長射箭與書法。他坐船去尋父，偶然船停三天，青年人投海，船馬上動了，他偶然見到西海龍王，龍王請他幫忙射死每天裝束如佛的狐狸精。青年人射死狐狸精，龍王把大女兒嫁給他，並送給他神奇禮物，如柳仗與一隻豬。《高麗史》編者改寫了遠東很普遍的英雄娶龍女的民間故事。金時習沒有利用這個故事情節，他全模仿瞿佑作品，但神龍說女兒要結婚，大概是受這個故事情節的影響。

越南阮嶼也利用瞿佑的水宮故事，在他的〈龍庭對訟錄〉中，主人公提到瞿佑傳奇人物余善文的名字，在作者後語（模仿司馬遷）中也提到廣利王的名字。但阮嶼寫的與瞿佑和金時習完全不同。他把下水府與丈夫尋找被妖怪搶去的妻子的情節合併了。他同時利用了瞿佑的兩篇傳奇：〈水宮慶會錄〉與〈申陽洞記〉，第二篇就是丈夫尋找被妖怪搶去的妻子的故事。阮嶼的〈龍庭對訟錄〉比瞿佑與金時習的傳奇情節複雜得多。中國較早有妖怪搶女故事，如唐代的〈補江總白猿傳〉，宋代《集神錄》中的〈老猿竊夫人〉等。這些文學故事都利用了民間故事情節。遠東有不少妖怪掠走公主或員外女兒的民間故事，人物殺妖怪娶女為妻。阮嶼這個傳奇情節有不少與民間故事及中國小說不同的細節。如鄭太守夫人楊氏歸寧，即歸父母家，有二女給她捧金小匣，說龍王喜歡她。在掠女故事中，事情一般發生在人物在路上停留之處，在這個傳奇中也是這樣，但是沒有掠楊氏，只預告她，讓讀者明白將來龍王要掠她。在民間故事中有這樣的功能：「反角試圖探查」，在這個傳奇中，給妻子送禮物代替了這個探查，掠妻挪到後面。夫婦害怕，表現謹慎，但是夜裏「雷電隨作，及起而門關如故，而楊氏不在矣」。這也是與這類型民間故事有些不同，是從家裏掠女。但在瞿佑的〈申陽洞記〉寫的是「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窗戶闔扁鑄如故，莫知所從往」。與民間故事一樣，阮嶼傳奇先描寫特別安靜的環境（那天夜裏「明月在天，星宿如畫」），然後忽然發生災禍。在民間故事中，主角（如丈夫）要去找劫走的女人。但在小說中不同，特別是丈夫也沒有辦法下水府。但他「常見老叟負紅囊朝出而暮歸」。後來他發現老叟在南市賣菜。「意其逃名隱

士，否則得道真人，又否則煙霞中仙客也」。在民間故事中，主角遇的老人就是神奇幫助者。

在遠東民間故事中，大部分是道士或神仙（有時是老女人，如代替神奇幫助者的，在《高麗史》故事中，老婦告訴青年人，他要請龍王把女兒嫁給他）。在阮嶼傳奇中，這個像神仙的老叟原來是白龍侯。這當然是很特殊的，在民間故事裏見不到。〈龍庭對訟錄〉中情節比民間故事複雜得多。在民間故事或傳說中，神人先要考驗主角，然後才幫助他（如《漢書·張良傳》中的張良橋頭拾鞋傳說）。在這個傳奇中沒有考驗，代替考驗的是鄭公每天請老叟「齋香酒」，然後才問他可不可以下水府，到了水府他才請白龍幫助他找夫人。在民間故事中，一般幫助者是自願幫助主角，而不是接受請求才幫助。又一個與民間故事不同的是，白龍說救他的夫人並不簡單，先要探詢情況。這裏出現第二個幫助者，是水府的一位綠衣娘子。這也是特殊的情況。在民間故事中一般沒有第二個幫助者。在遠東故事中常有特殊的符號，如一個東西，或顏色等等。在這個傳奇裏，是鄭公給綠娘子夫人的瑤釵。這是識別符號，夫人看到瑤釵就問娘子瑤釵從哪兒來的。民間故事中，情節主角要殺盜竊者，救被搶的女人。在阮嶼傳奇裏事情不是那麼直接。龍王要斷這個案子，這也不是簡單情節，因為妖怪首先不認罪，然後引楊氏，她說她的丈夫是鄭公。龍王要殺死盜竊者（不是主角殺），但以後判其罪：楊氏「反於前夫，子（楊氏在水府生的子）合還後父」。這也是新的情況。在〈白猿傳〉中：回來的紇妻生的子狀貌很像白猿，可知他父親是盜竊他母親的白猿。只是女人生子不在猿那裏。總的來說，阮嶼與金時習不同，他不是仿瞿佑的〈水宮慶會錄〉或〈申陽洞記〉，而是從這兩個傳奇中取其大意，從第一篇中取人下水府，從第二篇中取妖怪盜竊女人，寫出全新的作品。

日本學者淺井了意《伽婢子》中〈龍宮之上樑〉是《剪燈新話》的〈水宮慶會錄〉的翻案（麻生磯次《江戶文學與中國文學》，東京，三省堂，1962，240頁）。但情況不是那麼簡單，淺井了意當然知道瞿佑的作品，但寫〈龍宮之上樑〉多利用金時習的〈龍宮赴宴錄〉。他與金時習同樣寫事情發生在他的本國，主角也是本國（日本）人，叫真上阿祇奈，是文章生官職。一夕布衣烏帽子二人來，跪在庭前。

這與金時習寫的「俯伏於庭」差不多。但主要的是他們請真上騎馬（瞿佑寫上船，金時習寫上驄馬，淺井了意寫上驪馬）。馬在空中飛，金時習寫韓生「但見足下煙雲苒苒，不見地之在下也」。淺井寫：「真上直下見，足下雲浪，煙波苒苒」（當然他用日文寫，但用的是這些字〔真上直下と見おろせば足の下はた雲の浪，煙の波苒苒として……〕）。瞿佑未寫龍王坐白玉床，金時習寫了坐白玉床，淺井也寫了坐白玉床。還可以舉一個例子。瞿佑傳奇寫：「宴罷，以玻璃盤盛照夜之珠十，通天之犀二，爲潤筆之資」，金時習寫：「神王以珊瑚盤盛明珠二顆，水綃二匹，爲贖行之資」，淺井寫：龍王送「瑠璃盤上真珠二顆，水絹二疋爲歸餞」。可見淺井也是用的金時習的說法。淺井總的情節與瞿佑及金時習同，也寫龍王請文章生寫上樑之文，後來開宴會，來的也是三個客人。但在日本小說中不是海神，是江神、河神與淵神。日本的小說歌詞沒有朝鮮傳奇那麼多，但是有一些奇怪，真上爲了雕在樑上用中文寫了中國的七言詩，其他的詩詞是用日文作的。

分析三個國家的作家寫的人下水府題材的小說可以做這樣的結論：朝鮮金時習與日本淺井了意是改寫這篇瞿佑的傳奇，他們的作品可以稱情節翻案（national adaptation）。越南阮嶼不同，他是參考中國傳奇寫新的創造性的作品。

現在我試著比較另一個故事：瞿佑〈牡丹燈記〉。金時習沒有利用這個情節。但是現在只保存下來《金鰲新話》第一卷，不知他仿《剪燈新話》是否也寫了四卷二十篇？阮嶼利用瞿佑的這個傳奇寫了〈木棉樹傳〉。如果我們做情節比較可以看到：

1、兩個傳奇開頭都寫一個男生看到一個美人與丫環。〈牡丹燈記〉中丫環挑牡丹燈，〈木棉樹傳〉中丫鬟攜胡琴，兩個東西在情節中無什麼作用，只是識別符號。

2、男生邀請美女到他家。〈牡丹燈記〉：「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昵」。〈木棉樹傳〉：「遂同入船……乃褰裳戲劇，極其歡昵」。

3、男生問女姓名居址。〈牡丹燈記〉：「姓符，麗卿其字。故奉化州判女也。」〈木棉樹傳〉：「兒姓葉名卿，鄉中大姓晦翁之女孫也」。兩女名字都有卿字。

4、〈牡丹燈記〉：「天明辭別而去，暮則又至」。〈木棉樹傳〉：「曉辭去，曉（暮？）則復來」。

5、〈牡丹燈記〉：「如是者將半月」。〈木棉樹傳〉：「將及月餘」。

6、〈牡丹燈記〉鄰翁警告男生：「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一旦真元耗盡，而遂爲黃壤之客」。〈木棉樹傳〉商友警告男生，不要與不知來歷的美女有關係。

7、〈牡丹燈記〉：男生去找女之居所。〈木棉樹傳〉：男生要看女之家，她領男生到她家。

8、〈牡丹燈記〉：原來女人居處是湖心寺西廊，有暗室，「有旅櫬，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盟器婢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粟遍體」。〈木棉樹傳〉男生到一茅室，「見左邊安小藤床，床上有朱棺，前覆紅羅一幅，以碎銀沙題葉卿之柩。柩旁有塑泥女子，捧胡琴侍立。忠遇膽寒發豎」。可見牡丹燈與胡琴是識別符號，描寫也大同小異。

9、〈牡丹燈記〉中後來男生去找法師，法師給他符，並告訴他怎麼做。但他破壞禁令，又與女子見面。破壞禁令是民間故事典型的功能，但是一般在故事前一段。〈木棉樹傳〉情況雖然不全同，但也相似。忠遇生病，女子叫他來，但是「舟人以繩苦繫」他，他卻在夜裏逃了（也是破壞禁令）。

10、〈牡丹燈記〉寫女「握生手，至棺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生遂死於柩中」。〈木棉樹傳〉寫早晨船人發現忠遇「抱棺而死」。

11、〈牡丹燈記〉：「自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攜手同行」，〈木棉樹傳〉：「後凡陰黑之宵，見二人握手同行」。

12、〈牡丹燈記〉：「居人大懼，竟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木棉樹傳〉中情況不完全同，男生與女「遂依樹爲妖」。居人不是去找法師，而是有一個道士宿樹旁見二人。第二天有老叟告訴他，這是妖物。道士「書符三道，一釘之樹側，一沉之江中，一則當空焚碎」。結果在兩篇傳奇中相同，〈牡丹燈記〉：「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不移時，以枷鎖押女與生並金蓮俱到，鞭箠揮撲，流血淋漓」。〈木棉樹傳〉：「眾人仰視見牛頭馱卒可六七百人枷二人去」。越南傳奇也有「繼聞空中有鞭撻泣哭聲」的話，但是在前面。

13、瞿佑寫「道人拂袖入山」，阮嶼寫「道人拂衣不顧，竟入深山去矣」。兩

個傳奇也差不多。

雖然阮嶼也仿瞿佑傳奇情節骨架，但是不少小細節有異。古怪事情發生不在中國而在越南。人物當然也是越南人。傳奇開端也不同，瞿佑從描寫每歲元夕張燈五夜開始，而阮嶼從描寫主角程忠遇開始，死人變成古樹妖，人「欲加斬伐則斤摧斧折不可動」等等。

日本淺井了意不是用漢文寫，他作瞿佑這個傳奇的翻案，把事情與阮嶼一樣移到自己的祖國即日本。小說與瞿佑這篇傳奇一樣從描寫節日（七月十五至二十四家祭事）開始。人物當然也成日本人。主角叫荻原新之丞。跟喬生一樣，他也喪妻。十五日夜裏遊人稀，物音靜，他見一個二十歲的美人，十四五歲的女童持美牡丹花燈籠。瞿佑寫：「生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阮嶼寫的比這個簡略：「真絕代佳人」。淺井了意較多，但也用傳統的描寫美人的說法：「月下見是天津乙芙蓉鮮，楊柳之姿，天降翠女，人間遊的龍宮乙姬渡海出」。日本作家仿瞿佑。瞿佑寫喬生「神魂飄蕩」，淺井：荻原「魂飛心浮」。喬生隨美人，或先之，或後之。荻原同。下描寫大多同，淺井仿瞿佑的傳奇情節：喬生請女到他家，荻原同，喬生（阮嶼：程生）問女姓名居址，荻原同。只有女名沒有保存卿字，她姓藤氏二階堂政行之後，描寫家裏情況也差不多，家裏沒有人，「亂時父被打死，兄弟皆絕」，她是獨身女，居萬壽寺。藤氏也每夜幕來，明歸。也寫鄰家翁「壁隙間覘見，一具白骨與荻原燈下坐」，這當然是仿瞿佑的話：「鄰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髑髏與生並坐於燈下」。鄰翁禁告荻原與喬生同。瞿佑傳奇中說，喬生「遂為黃壤之客」，淺井小說作「黃泉之客」。男生去找女之居，誰都不知，這也全同。來到萬壽寺門前「女忽前顯，甚恨」。把荻原引進門。後來人見荻原被引入女墓。自後雨降空曇之夜荻原與女苦煩，附近人怖。荻原一族人讀一千部《法華經》，一日頓寫的經放到墓中，以後不出現。因為日本道教不流行，所以淺井了意小說沒有道士，提到的僧人也沒有大的作用。《法華經》在日本以為是顯靈的書，一塊，或幾葉可以避邪。所以小說有這樣的與瞿佑及阮嶼傳奇不同的結尾。十八世紀日本有名的作家上田秋成作怪談集《雨月物語》（1768），在〈吉備津之釜〉中他也用了〈牡丹燈記〉一些細節。他寫的故事與淺井了意的小說不同，並不是做前人小說的翻案，

情節完全是新的，是妒女報復不忠實的丈夫的怪故事。主角是年輕的「酒亂色耽」的正太郎。他娶了好看的女子，但是很快與一個妓女有了關係。然後騙夫人，拿夫人給的錢，與妓女跑掉了。後來妓女病死了，他很悲哀，上她的墓。在墳墓院看到一女來吊。原來她是婢子，家主亡，女君悲哀生病，所以她上墳。正太郎想訪問女君，婢子領他到林裏草屋。女請他等，後來請他入，但說女君要通過「物隔」與他說話。偶然正太郎發現這是他的夫人。她「顏色青」，用青手要抓正太郎。他叫一聲就差不多死。「時生出」，一看沒有草屋，他是在荒野的三昧堂。這個情況與〈牡丹燈籠〉及淺井了意的〈牡丹燈籠〉描寫的情況相似。只沒有說正太郎的夫人已經死了，但從描寫細節（顏色青，手也青了）讀者可以想是他夫人的魂。正太郎回家，告訴他夫人的表弟，表弟說是狐欺他。送他到陰陽師。這個也與〈牡丹燈籠〉去見道士，以及淺井小說凍寺「行學兼備卿公」（即占師）同。陰陽師與瞿佑傳奇中的道士或淺井小說中的行學家大同小異。陰陽師也畫朱符，要正太郎貼在門與窗上，四十二天不要出門。第四十二天五更，夫人的表弟叫他開門出來。這也是破壞禁令，太早開了門。結果與前人小說同（只寫法不同），正太郎不見了，但「壁上腥血灌流地」，且掛男髮髻。雖然上田秋成小說情節與牡丹燈籠故事不同，但可見也利用了不少這個故事的細節。有的小細節可能也有聯繫。如瞿佑寫鄰翁「見生之衣裾露於柩外」，上田寫入草屋正太郎看到「屏風立，古衾端出」。我用的版本注衾即「夜具」，但也是蓋屍體的單被。大概這裏就有這個意義。上田用這個詞很妙，正太郎好像以為這是夜具，有學問的讀者可以明白這是喪禮斂具。

上田小說沒有牡丹燈籠或其他符號，但是十九世紀三遊亭圓朝作的就是《牡丹燈籠》，當然保存了這個符號。三遊亭口述，有人紀錄（像石玉昆的《三俠五義》）。他的作品較長，情節也複雜，是一篇日本武士小說。寫忠僕孝助報仇的故事。小說中也有插曲寫一個人喜歡美女，女子也喜歡他，因故他們多時沒有見面，因而女子死了。但是盂蘭盆時（在瞿佑傳奇與淺井小說中事情也發生於節日），他忽然見到提牡丹燈籠的三十歲的女人及隨她的年輕女子。原來是他喜歡的女子。男人請她到家裏（與瞿佑傳奇與淺井小說同）。夜裏來，早歸。鄰家一個僕人夜裏聽到女人之聲，偷看明白是妖怪。他去告訴相術師，他見得女人青顏，手只有骨頭與皮膚，她抓男

人的脖子，像畫的鬼。相師說他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只在中國的小說有這樣的描寫。他去男人家裏，用放大鏡看他的臉，說男人快要死了。男人害怕，去找女子居住地，但誰都不知（與瞿佑和淺井寫的同）。然後在一座廟後看到兩個墳墓，墓旁有牡丹燈。男人相信夜裏來的是鬼，去找另一個廟主。廟主給他金護身符與要貼的朱符。這也與前人寫的大同小異。但是後來女子請他的僕人投護身符，撕掉朱符。僕人要很多錢，女子帶來了，僕人撕掉了朱符，早晨一看屋裏床上躺著死亡的主人與髑髏。淺井小說也是髑髏。可見瞿佑傳奇情節通過淺井的翻案傳到說書家，又成爲新作品的一節。

我們的小比較結論是：瞿佑傳奇在三個鄰國有影響。在朝鮮與越南，《剪燈新話》小說改寫成了兩個國家的傳奇小說開端。但金時習傳奇與瞿佑傳奇情節較近，金時習與阮嶼寫漢文，淺井了意雖然用日文，但是他的小說情節仿瞿佑與金時習。阮嶼與金時習和淺井了意不同，用瞿佑傳奇情節比較自由，創造性比較強，不是做翻案。

